



# 粉 公 情 思

修訂版



點點滴滴記心間  
花花絮絮說當年

鄭家瑞

## 紀念粉公鑽禧年

謹以此書獻給

創建粉公的先賢

曾為粉公效力的人們

曾在粉公學習的人們

關心粉公的人們

# 粉公頌

—老土—

紅日燦爛  
光照四方  
粉嶺公立  
萬壽無疆

\* \*

太陽投射出金黃的箭  
迸發出萬丈的光芒  
照耀著天空  
照耀著海洋  
照耀著繁盛的市區  
照耀著寧靜的村莊



在那毗連大陸的邊壤  
有一所公立的學堂  
她是培養人材的溫床  
她是塑造靈魂的工廠  
她是美之境

夢之鄉

她是我們力量的泉源  
她是我們知識的寶藏  
粉公呵！粉公！  
五十年前你莊嚴地誕生  
五十年來你輝煌地發光  
你默默地耕耘

勤勞地墾荒

幾許稚兒

在你的懷抱中歡笑地成長  
幾許赤子

在你的哺育下奮發地爭強  
親愛的粉公呵！

你是我們偉大的母親  
在你五十歲的生辰  
我們滿懷感激的心情

熱烈的向你祝頌

懇切地向你致敬

請諦聽！

諦聽我們熱情的語言

請諦聽！

諦聽我們誠摯的心聲

\* \*

一粒種子 一粒粒的種子  
埋藏泥土裏 沉睡黑暗中  
和煦的春風 喚醒了大地  
種子甦醒了 觸發了生機  
衝破了黑暗 闖出了生路  
萌出了新芽 長成了幼苗  
粉公呵！粉公  
你就是春風  
我們是種子  
在你的呼喚中  
萌出了嫩綠的新芽  
長成了茁壯的幼苗

\* \*

一株幼苗 一株株的幼苗  
努力地生長 勇敢地向上  
甘美的雨水 滋潤了大地  
幼苗歡笑了 煥發了生氣  
吮吸著瓊漿 啜取著營養  
長出了綠葉 吐出了蓓蕾  
粉公呵！粉公  
你就是雨水  
我們是幼苗  
在你的滋潤下  
長出了濃茂的綠葉  
吐出了飽滿的蓓蕾

\* \*



一顆蓓蕾 一顆顆的蓓蕾  
包藏著夢想 孕育著希望  
熱情的陽光 輕吻著大地  
蓓蕾感動了 激發了生趣  
綻開了笑靨 敞開了心扉  
開出了花朵 結成了果實  
粉公呵！粉公！  
你就是陽光  
我們是蓓蕾  
在你的熱力下  
開出了燦爛的花朵  
結成了豐碩的果實

\* \*

敬愛的粉公呵！  
願你萬古長青  
培育更多的英才  
作出更大的貢獻  
這就是我們共同的願望  
一致的語言  
這就是我們懇切的祝福  
誠摯的心聲

# 粉嶺公立學校校歌

莊嚴中速

家瑞作詞

光銳譜曲



陽光燦爛，校旗飄一揚。粉嶺公立我校巍然矗立地上，  
教育着年幼的一代，孕育着新生的希望。  
大家勤學習，大家齊歡唱，磨鍊身手不息自強；  
高歌前一進，努力向上一。我們的未來如旭日，  
放射着萬丈的光芒！

張光銳



鄭家瑞

## 前言——我與粉公

“昔我來兮，細雨霏霏。今我往矣，花木依依”。（仿詩經采薇）  
如果問：粉公有史以來服務年期最長的是誰？那就是我！

是1950年4月微雨的一天，我來到了思德書室（粉公），開始了我四十二年的教學生涯。最初擔任教務主任，一直到1969年任上午校副校長，1978年9月起接替吳源順校長任上午校校長。到1987年7月本應退休離職，得到校董會和校監的挽留，申請延期退休。一延再延，戀棧了五年，到1992年7月才正式卸任。記得彭鏗然校監曾說，這是史無前例的。我笑著回應：一個教師在同一學校服務長達四十二年，不也是史無前例嗎？

在這四十二年裏，我目睹粉嶺地區在變遷、在發展。粉公在崛起、在壯大，歷盡歲月滄桑，看盡人生百態。自己也由芳華正茂走向白髮蒼蒼，回首前塵，真不知是悲是喜，酸甜苦辣，無計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說真的，我從沒想到會以教育為一生事業，我到粉公來只是一個偶然，可沒想到後來成了必然。因為和小朋友接觸多了，感受到那份純真、那份可愛，就再也不願放開這份純真和這份可愛。想一想，如果能把他們培育成人，將來為人類的延續發展作貢獻，那是多麼有意義的工作，我怎可放棄這神聖的任務？於是，我下定決心，一幹就是四十二年。現在，雖然我已退休，離開粉公十九年，粉公對於我，仍然是一份難於割捨的眷戀。

也許，作為校長，限於當年的環境，我沒多大作為，但作為教師，我自問是稱職的。上堂教學比處理行政令我有更大的滿足感。多年來，不少校友和我保持聯繫，適時關顧我，我知道，不單是因為我是校長，更多的是，我是曾經為他們費盡心力的數學老師。

1992年7月晴朗的一天，我最後一次主持畢業典禮，當日情景，依稀如昨。“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少年不識愁滋味，老來情懷濃於酒。

“靜言思之”；我像那一隻海燕，怒海上不停地飛翔。

我像那一隻火鳥，太空中無聲地燃燒。



1952 年的思德書室



1952 年 前排左起  
王桂昌, 周炳炎和鄭家瑞



入德之門



1951 年 左起鄭家瑞  
周炳炎, 王桂昌和周日煥



周周玉屏和彭周燕翔

# 目錄

- (一) 舊校春秋·····P.1-2
- (二) 新校新猷·····P.3
- (三) 思德入德·····P.4
- (四) 一校三公·····P.5-6
- (五) 雲台點將·····P.7-9
- (六) 與子同袍·····P.10
- (七) 與鬼為隣·····P.11
- (八) 擴班之謎·····P.12
- (九) 升中之苦·····P.13-14
- (十) 分人妙著·····P.15
- (十一) 三朵金花·····P.16
- (十二) 外國學生·····P.17
- (十三) 粉公出品·····P.18
- (十四) 善與人同·····P.19
- (十五) 周公送鵝·····P.20
- (十六) 旅行驚魂·····P.21
- (十七) 非法入境·····P.22
- (十八) 花木舊夢·····P.23
- (十九) 金禧追憶·····P.24-27
- (二十) 鑽禧感懷·····P.28
- 後記·····P.29
- 歷史圖片·····P.30-49
- 修訂後記·····P.50
  
- 舊校師生旅遊樂·····P.51



## (一) 舊校春秋

「粉公」舊校「思德書室」·原本是粉嶺村彭姓族人的祖祠，取名「思德書室」，可見彭族人士原本的構思是一方面把它作為紀念先人的祠堂，另一方面就是作為培育子弟的書塾·後來定名為「粉嶺學校」，是適應現代教育的要求·

如同所有的祖祠一樣，後堂大廳神檯上排列著一排一排的神主牌，前面設有香案，供人上香·香案前面就是校務處，擺放著六張書枱和坐椅，以便教師改閱學生課業，並有兩個文具櫃存放書本文具·校務處兩旁是兩間課室，由側門出去，還有另外兩間課室，一個小庭園和一個裝有大鍋和水缸的廚房，當時卻沒有廁所·整個學校的規模就是這樣，設備簡單，資源貧乏·但是，規模雖小，粉嶺學校初期卻是一間完全小學，由一年級至六年級開設六班，全日上課·但因課室僅得四間，迫不得已採用複式教學，即是一個課室裏，同時有兩個班級的學生在上課，教師在上半節時間給其中一班授課，其他一班則溫習或做作業，下半節時間角色調換·可以想像，教師施教是多麼的傷腦筋·這是當年新界鄉村學校普遍存在的現象，有些村校僅有兩間課室，甚至僅得一間，同一節時間，教師要給一至六不同的班別授課，簡直是天方夜譚，匪夷所思·

大概是 1945 年吧！當時的鄉村師範附屬小學從元朗那邊搬來，校址無著，跟粉嶺村村長兼粉嶺學校校監彭富華先生商借粉嶺北邊村彭姓祖祠開校，並且協議由粉嶺學校撥出五、六年級學生到那邊上課·於是，粉嶺學校只剩下一至四年級學生，更名為「粉嶺初級小學」（粉嶺初小）·北邊村祠堂的鄉師附小稱為「粉嶺高級小學」（粉嶺高小）·

我在 1950 年 4 月來校服務，當時四班學生大約是百人左右，執教老師除校監兼校長彭富華村長外，還有周炳炎、周玉屏、周日煥、王桂昌和我·我和王桂昌住在思德書室前列的一個小房，另一邊的小房則住著女教師周日煥和女校工黃瑞意（五嫂）·

1954 年間，港英政府為了促進新界鄉村教育，採取了「一對一」資助政策，鼓勵新界村民建校辦學。所謂「一對一」就是各村村民有意建校，如果自行籌得款項一千元，政府就資助一千元，如果自行籌得五萬或十萬，政府就資助五萬或十萬。如果本身分文無著，政府就全部支付建校費用。這樣一來，新界村校就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起來。彭富華校監立志遠大，決心趁這個良機建立一所新界前所未有的大校，於是多次召開村民大會，要求父老鄉親出資捐地支持，通告各鄉鄉紳，懇請捐款聲援。屢經籌謀，多處奔走，結果籌得十萬，連同政府資助十萬，立即著手建立一所設有禮堂、十個課室和一個大運動場的新校。經過年餘的時間，卒在 1957 年春落成啟用。一如彭富華校監所願，粉嶺村有了一間傲視新界東的大校，不僅足以容納彭姓子弟，更加可以收容眾多外姓子弟入學，提供完善的基層教育。可以說，彭富華校監對地方教育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當時新校還未建好，「思德書室」已經擴增至十班，分上、下午班上課。一到新校落成啟用，就立即全部遷入，正名為「粉嶺公立學校」。這樣，「思德書室」已經完成了它的教育使命。但另一項神聖任務，又落在它的肩上，那就是照顧教師們的生活。因為彭富華校監聘請教師時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要住在粉嶺附近。當粉公分為上、下午班後，又規定下午班教師必須在上午十一時回校工作，而上午班教師要到下午二時半才可離校。因此，思德書室的四個課室脫胎換骨成了教師宿舍，加建廁所(浴室)，由校方僱請女工一人加上原有校工五嫂協助，專門為教師打理膳食。每天中午，上、下午班教師聚餐於思德書室，席開兩圍，五菜一湯，言笑晏晏，樂也融融。

總結一句，粉嶺鄉村教育是由「思德書室」開始的，而以新校延續使命，發揚光大，追源究始，功不可忘。

詩云：思德書室好風光 本是祠堂作學堂  
搖身一變成宿舍 教師食住樂安康

## (二)新校新猷

五十四年前，粉公新校落成啟用，當時校監兼校長彭富華太平紳士銳意打造粉公成為新界大校，頒行了幾項新猷：

1. 確立人事編制，各司其職。
2. 編訂教師手冊，詳述學校規章，教師守則及工作要求，教師人手一本，按章遵行。
3. 制定校徽、校旗。(彭濟涉負責)
4. 製作校歌。(鄭家瑞作詞，張光銳譜曲)
5. 規定學生校服及生活衛生要求。(短頭髮，經常剪指甲)

這些多是當時新界小學前所未見的，所以轟動一時，提升了家長們送子弟入學的熱誠。



教職員合影



訪問友校

為了提高粉公校譽，彭富華校監聘請了多名專才來校執教，教師陣容，盛極一時，並且在百忙中親自率領新建的教師團隊一連幾天前往九龍、沙田、大埔、新田、屯門各地的知名友校訪問參觀，交流教學經驗和校政心得，名為教學觀摩，開創了香港教育界的先河。

訪問學校包括：九龍培正中學      大埔崇德學校  
沙田公立學校      新田惇裕學校  
烏溪沙兒童新村      屯門公立學校

其中烏溪沙兒童新村是新型的孤兒院，有新的管教模式，給我印象深刻。由於地區發展，兒童新村不復存在，變成了高樓大廈，滄海桑田，令人感嘆。

### (三) “思德” “入德”

粉公舊校命名“思德書室”，新校大門牌樓橫置“入德之門”四個大字，許多人猜想：為甚麼一個學習知識文化的場所這樣著重這個“德”字呢？

從字面看，“思德”的“德”和“入德”的“德”似乎有所不同，通常和“德”字聯在一起使用的詞語有道德、品德、美德、思德、公德和德行、德性等等，“思德”的“德”，應該是“恩德”，“思德”就是追思紀念祖先的恩德，因為祖先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和財富，“入德”的德呢，應該是指“道德”或“品德”，這樣“入德之門”大概就是進入修養品德的門檻了，不過學校主要不在修養品德，“入德”這個“德”字，顯然還包含有些別的甚麼。

或者，我們可以引用香港首間大學——香港大學的校訓來作一個對比，港大的校訓是“明德格物”，其中不是也有一個“德”字嗎？我以為“明德”的“德”和“入德”的“德”基本上是一致的，怎麼說呢？“明德”出自我國人文政治哲學的經典之作的“大學”一書，“大學”開宗明義第一章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揭示了全書的三大綱領，按照這三大綱領細分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個條目，主要是要求學者先行完善自己，通過“格物”而“致知”（以科學態度研究事物，獲取知識）力求進步，另一方面，好好修養品德，務期把自己培養成一個有廣博學識和良好品德的人，然後成家立業，進而治國、平天下。

粉公把“入德之門”高置校門牌樓，其實是要入學的人對自己許下承諾：跨過這個門檻就要好好的進德修業，將來成為一個具有完整人格的人，服務社會，作出貢獻。

## (四) 一校三公

「粉公」歷史上有三個權威性人物，他們是彭富華太平紳士周炳炎校長和吳源順校長，號稱「粉公三公」。

彭公富華畢業於大埔師範和廣州大學。早年擔任粉嶺村村長，為鄉親服務。主持鄉政之餘，深感教育的重要，乃在「思德書室」開班辦學，初僅課室四間，學生數十，後來竟然把它發展成為擁有禮堂、操場、農場和課室十三間、學生一千一百有餘的大校，這可不是一般人士所能做到的。可以說，沒有彭富華，就沒有粉公，沒有粉公，粉嶺地區教育就沒有現在的發展。

他的另一傑作是無中生有，把一片禾田野地變成了熱鬧墟市。當年的北區，叫「上(水)、粉(嶺)、沙(頭角)、打(鼓嶺)四區」，大小村落百餘，作為食用品和日用品買賣的墟市僅有上水石湖墟一個，因為交通工具缺乏，居民「趁墟」往來不便。他有見及此，極力向當年住在四區的李仲莊和彭樂三兩位太平紳士游說，請他們出頭召集四區村長開會，組成聯和置業公司，推舉李、彭兩位紳士為董事長，自己出任董事總經理。積極籌建新墟。幾經勘察，選中安樂村對開的一片禾田野地作為墟址，鳩工填坭鋪土，建築樓房，持續發展，成了今日的聯和墟。可以說，沒有彭富華就沒有聯和墟。這是他對地區發展的一個卓越的貢獻。

彭公富華能為鄉村教育、為地區發展建下如此偉績，全賴他的夫人周燕翔女士的支持。周燕翔女士是出身名門的大家閨秀，畢業於廣州著名女中，抗戰時任教粉公，因此和彭公結下良緣。她日常家居，持家有道教子有方，外出酬酢，應對得體，儀態大方。所謂「家有賢婦，男人之福」。周燕翔女士當之無愧。

周公炳炎，出身書香門第，家學淵源，博學多才，也曾接受大學教育。是彭公富華的老友。抗戰年代已在粉公服務，也是在這裏結識了他的一生伴侶--周玉屏女士，相愛結婚。二戰結束後，他回到東莞任教「明生中學」，國共內戰時，攜同太太和子女重來粉公執教，直到退休為止，是粉公名副其實的元老。

1950年，他和太太子女一家住在思德書室前面不遠的水記車房，每逢週日或假期，總有他的一班舊同事到來歡聚，其中包括上水東莞學校的張資深校長和洲頭學校的李國良校長，他倆都是「中山大學」畢業的學士，是我的前輩學長，所以我也經常前往湊湊熱鬧。那個年代，教師薪金微薄，周公

一家食指浩繁，經常這樣招待老友飲酒食飯，未免應付維艱，而周公書生本色，不知家計，酒後使氣，豪情萬丈，可就難為了太太，間中自然會有齟齬。記得有一晚，半夜兩點，周太前來「思德」敲窗，說是周公不見了，只因她多說了兩句。我和同房王桂昌立即起身，披衣出外四處尋找，結果在祠堂後面的小樹林找到了他，勸他並扶他歸家。經過這事，周公對太太特別好。後來他受聘在香港電台談詩說詞，結識了港台的一些高層人士，曾經安排他和周太扮演恩愛夫妻拍電視短片宣傳環境保護。

周公於1962年起任下午校校長，1976年7月退休，卜居安樂村後面半山。最初養金魚，後來玩遙控車，最後放風箏，尋求生活樂趣。1979年病逝，安葬黃崗山。黃崗山是粉嶺彭姓的太公山，不容外姓酣睡。周公長眠這裏，是粉嶺村人對周公的認同和尊重。

吳公源順，正如他在金禧特刊所說和我有三同之誼。不過，他是抗戰時期畢業於「中大」的。我是抗戰勝利後在廣州石牌就讀的。屆次隔了好幾年，所以他是我的前輩學長，蒙他不棄，當我是兄弟，同房數年，從來沒有臉紅過。特別是處世做人，我在他那裡學到不少，得益匪淺。

他是正牌「中大」師範學院師範學士，畢業後在校友吳菊芳女士（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夫人）辦理的孤兒院執掌院務。內戰結束，舉家來港，先在旺角某私立中學任職校務主任。一九五六年九月接受彭公富華邀請，捨棄中學高職前來粉公輔佐彭公。他精明幹練，處事有方，深得彭公器重，視同周公，從此形成「一校三公」局面。彭公主持大局，周公負責文事，吳公處理校務，合作愉快，相得益彰。

吳公於1962年9月起任上午校副校長，1969年9月彭公富華棄世，吳公就任上午校校長，直至1978年7月任滿退休。1979年舉家移民加拿大，再無返港。

說起來，粉公三公還真有緣份，原來彭周燕翔女士、周周玉屏女士、吳郭潔蓀女士三人是廣州中學的同學，吳公由城入鄉，是由夫人介紹，成就了這「一校三公」。

當年“粉公三公”高高在上，有事“後生”服其勞。新校伊始，百事待興，規章制度和教學編配的擬定責任落在教務主任的肩上。三公有命，我只能黽勉從事，不敢居功言勞，厥盡職責而已。

## (五)雲台點將

粉公新校初期，群英薈萃，除了彭、周、吳三公外，還有多員猛將。

我不必說了，先說王桂昌，他比我先來粉公，是我在“思德”同房多年的宿友，也是我畢生難忘的損友。他是一個以愛情為遊戲的傢伙，有時結識某位女性為的只是利用她去結識、追逐別的女性。他離開粉公就任新界師訓班紀念小學校長不久被炒，不過兩年又被用為跑馬地街坊福利會學校校長，連續擔任港島學界體協會主席多年，八九年前因糖尿病逝世，生前女友無數，出殯時只有我和藍芳煜等幾個人去送他，場面冷落，令人感嘆。

跟著說到校歌合作者張光銳，他畢業於廣西音樂學院，內戰結束後攜家來港，找不到工作，曾在擴建啟德機場時做過坭工，對他深入了解後，才知道他的太太黃女士是我在廣東省立南雄中學的同學。我唸高中一，她唸初中二，同在學校歌詠隊唱歌，她可是學校的校花，風頭甚勁，想不到竟然轉學到廣西和張光銳成就了良緣，真可謂千里姻緣一線牽了。

他退休離開粉公後，寫了好幾首廣告歌，在電台播個不停。

再說余世鵬這個牛津大學文學碩士，最初是在安樂村開了一個以尋夢園為名的小農場，後來到培靈小學任教，再給富華校監請到“粉公”來，他中、英文俱佳，曾經送給我他寫的兩本書，說的是有關尋夢谷、尋夢園之類。有一次我跟他到跑馬地馬場去，他下注很小，卻很享受氣氛，有一場，見到他下注的那匹熱門馬領先直趨終點，他興奮極了，高聲大叫，猛拍大肱(腿)。他大叫，我也跟著大叫，因為他拍的不是他自己的大腿，是坐在他右邊的我，我痛極大叫，也不知道他人仔細細，落手竟然這麼重。從這以後，我再跟他去馬場，不是怕自己的大腿受傷，而是怕他興奮過度，心臟病發，那就不知如何是好。要知道馬場的後面就是天主教跑馬地墳場，人所皆知，門口的一副對聯是：“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怕！怕！

還有國畫名家彭濟涉，校徽、校旗都是他設計的，我們一向叫他“地叔”。因為他年紀較大，太太卻如花少艾，伉儷情深，有影皆雙。那個年代，電影不是有個銀幕大情人“華倫天奴”嗎？吳公認為彭濟涉足以媲美華倫天奴，可稱“華倫地奴”，所以錫以嘉名曰“地奴叔”，簡稱“地叔”。

還有“藍哥”——藍芳煜，他曾在娛樂圈混過，雖然沒有高學歷，管理學生卻有一套，深為學生敬畏。後來他棄教從“工”，開製衣公司做起老闆來。最初和弟弟合作，分拆後和中大黃教授合股，最後獨資經營，生意越做越大，在泰國和菲律賓都設有分廠。可惜因產品來源證問題惹上官非，破產收場，獨居他出資購買的陽春同鄉會捱世界，因前列腺癌棄世。

還有李斌。李斌是李漢魂的兒子。李漢魂以軍人身份出任戰時廣東省政府主席，後來還做過內政部長，可見是一位儒將。他替兒子取名為斌，就是希望兒子文武雙全。李斌不負父親期望，先學理工，後事軍政，曾經擔任青年軍大隊長。內戰結束後來港教學，在粉公服務時，沒在祠堂住，和別幾個同事租住祠堂隔離的路旁小屋。那幾個住友晚上來祠堂打牌，他多數跟著過來，在一旁悶著。為甚麼呢？他怕黑，不想一個人獸在小屋裏。

還有凌遠揚，中文大學前身崇基書院創始人凌道揚的小弟，南京金陵大學畢業，文武皆能，曾經代表中國出席遠東運動會。在校執教升中班英文科多年，積勞成疾，任期未完去世。

容德沛——抗戰時期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遷雲南組成)畢業，曾經擔任美軍翻譯，在校負責農場，製作多項標本，後來移民美國。

蘇邦彥——國立廣西大學、羅富國師範畢業，曾任羅師附小校長，於眾多追逐者中奪得校花歸，成為眷屬。在校執教英文，西人督學來校視察，大多由他擔任翻譯。後來轉任大埔碗窰公立學校校長。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1959年



1952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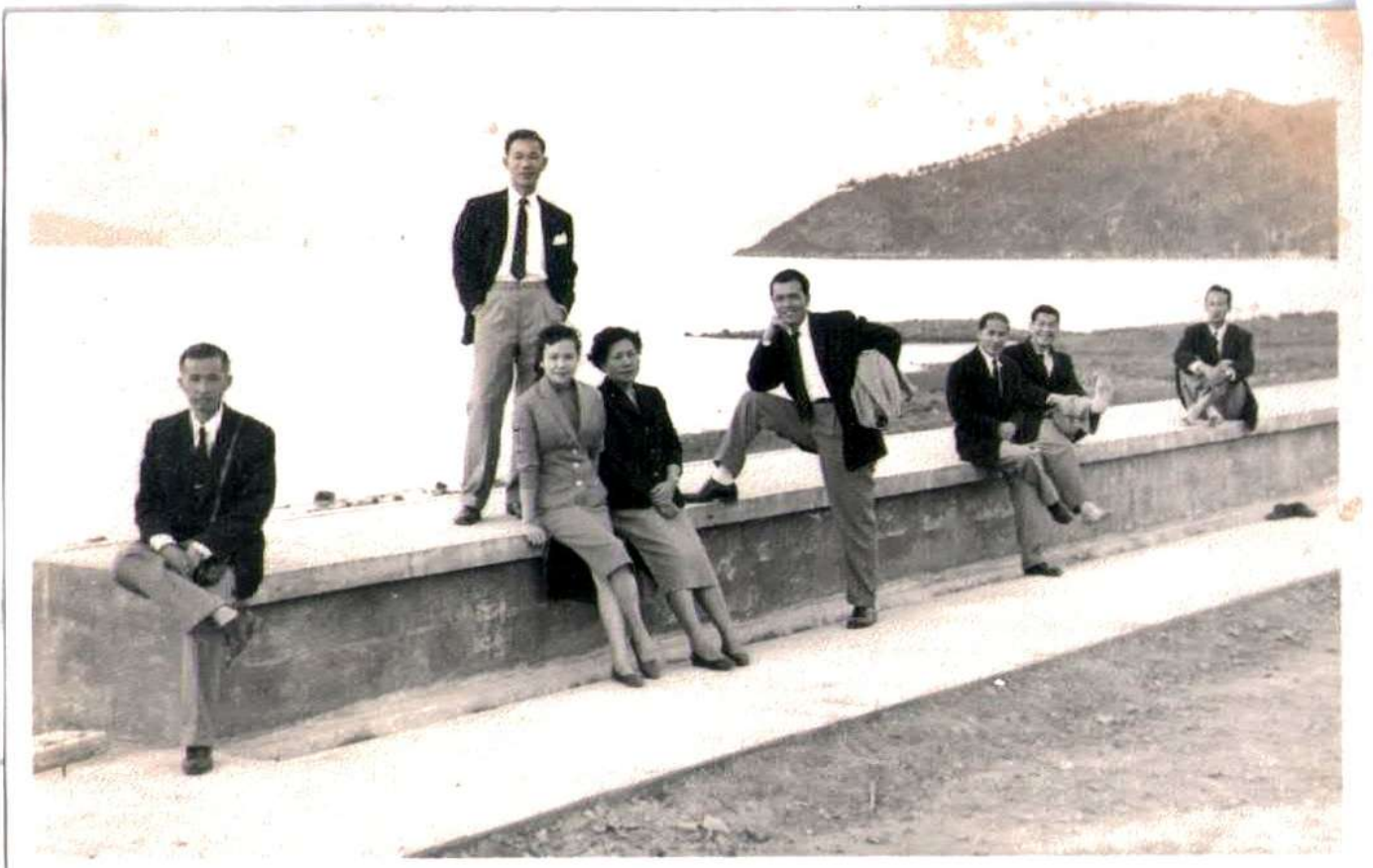


訪問鄉師附小留影



訪問烏溪沙兒童新邨 攝於海堤 (左起)

李 斌、鄭家瑞、周燕翔、周玉屏、張光銳 彭濟涉、凌遠揚、蘇邦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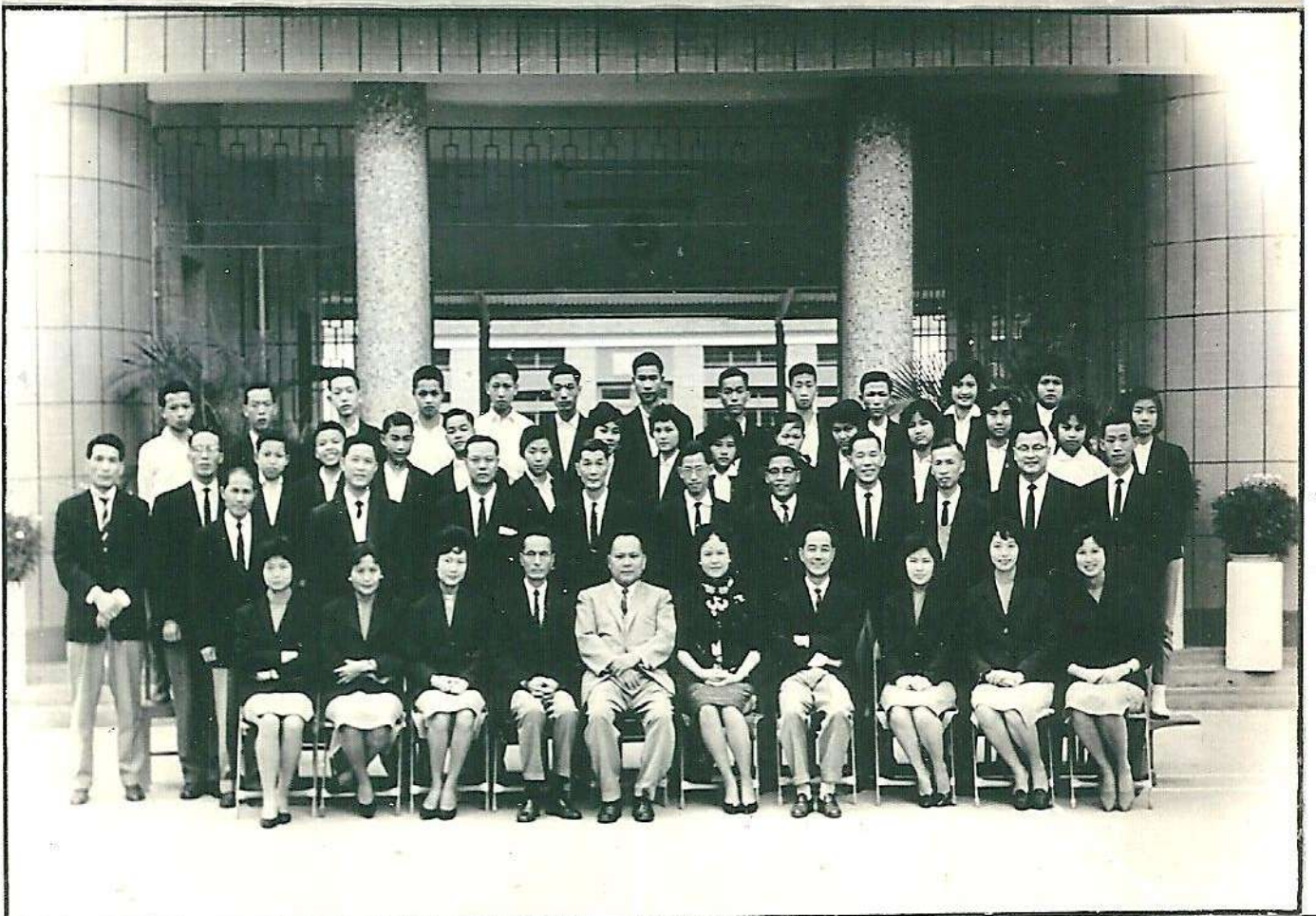
## (六) “與子同袍”

香港學校眾多，學生回校上課或集隊出外活動，為了辨認識別，一般都要穿著校服(校方規定的制服)。如果某一學校學生沒有校服，那是新聞；但如果某校連教師都要穿著校服，那就更是不一般的新聞了。

粉公就是這麼的一間學校，不僅學生要穿著校服，教師回校上課或帶隊出外，都要穿著校服(當然教師和學生的校服略有分別)。當時彭富華校監兼校長認為學生要注重整潔，教師更要注重儀表，穿著整潔劃一的校服才能凸顯粉公的精神，從“身教”來說對學生更有說服力，所以有了這個規定。不過這個規定，限於冬季，男的是藍絨西裝上衣，灰絨西褲，女的是藍絨西裝上衣配灰絨旗袍。為使這個規定順利推行，富華校監因利乘便在國貨公司定下大批藍絨西裝上衣，男女教師每人致送一件，訪問友校時，大家穿上校服，一齊出遊，果然人人精神抖擻，隊伍嚴整有致，惹來路人讚美目光，沒有辜負校監心意。

“與子同袍”有相為證

粉嶺公立學校第一二屆畢業同學暨全體教師攝影留念 一九五九年十月



## (七) 與“鬼”為隣

你聽人說過“鬼”嗎？你看過“鬼”嗎？你信“鬼”嗎？你怕“鬼”嗎？  
我聽人說過“鬼”，我沒看過“鬼”，我不信“鬼”，也不怕“鬼”。

思德書室是祠堂，供奉著彭氏列祖列宗的神主牌。每一神主牌都是彭氏祖先靈魂的寄託。我由1950年4月到1964年12月足足在思德書室住了十四年有多，可以說日夜與鬼為隣，與鬼為伍，可從來沒有發現鬼的蹤影，感覺鬼的存在，足見中國人建祠堂只是代表對祖先的一種紀念而已。

不過，死鬼沒見過，活生生的鬼就見得多了，那就是紅鬚綠眼的番鬼。當時粉嶺地區四圍，如百福村、龍躍頭、馬會道都設有英軍軍營，駐紮著不少的英軍。特別是韓戰過後，不少的韓戰倖存英軍來港度假，有太多的錢作消費，頓時把聯和墟弄得熱鬧起來，小小的一個墟市，居然開了四間舞廳，幾間酒吧，大做鬼佬生意，引得遠在石崗軍營的英軍也來“幫襯”。那個時節，粉嶺地區可真碰頭碰面都是“鬼”，日間問題不大，一到入夜居民走路可要小心，隨時可能被醉酒鬼的酒樽撲穿頭殼哩！

初時住在“思德”的人不多，男的是王桂昌和我住一間房，女的是周日煥和校工五嫂住另一間房。五嫂除打理校舍清潔外，兼理伙食，大家早睡早起，過著平淡的日子。後來多了一位周炳炎太太的同鄉義弟吳國良前來掛單，他有一架相機，於是我們三男一女經常到安樂村麻笏河游泳，生活總算多了一點生趣。

再後，新校建成，所有班級搬到新校上課，“思德”改成了教師宿舍，給新增的教師寄宿。人數多了，氣氛也熱鬧起來。吃晚飯時，談天說地，笑語無間。飯後，沐浴的沐浴，洗衣的洗衣，打打牌，玩玩沙蟹，各適其適。通常十時過後，吳公一聲號令，各自回房尋夢可也。

俗語說：“三伏狗，無地走”。吳公善於廚藝，興緻一來，隨時請人割狗就在堂前煮其狗肉大餐。風扇吹動，肉香四溢，真是“狗肉滾一滾，神仙企唔穩”祖先有靈，恕罪恕罪，我佛慈悲，阿彌陀佛。

## (八) 擴班之謎

粉公遷入新校後，聲譽日隆，學生日多，各班人數都超過限額45人，定為46人，有些班級甚至達到48人，而要求入學的陸續有來，是到了非擴班不可的時候了。1962年，校監彭富華向教育司申請增建課室三間，即是增加班額六班，獲得批准後，立即招生，課室還沒動工，新生已全部滿額。九月開學，迫得將禮堂用展板分隔，作為三個臨時課室授課。可以想像三個課室僅是一板之隔，聲息相聞，教師教學有多大的困難，編配這三班上課時間表不用說更是傷透腦筋。這一“臨時”一直“臨”了六年，直到該年在禮堂課室入讀一年級的升到六年級畢業離校，新課室三間才建成使用，簡直令人不能置信。

有人會問：為甚麼當年彭富華校監不多不少要擴班六班呢？如果想“粉公”成為二十四班標準大校，增加四班就可以了，增加六班不是超出二十四班的規限嗎？對了，彭校監的目的正是這樣，他一心要將“粉公”分拆成兩間學校，讓周炳炎副校長當上校長。果然一如他的所願，“粉公”由原來的二十班增至二十六班，順理成章的分為各有十三班的上午校和下午校，周副校長也就名正言順的擔正下午校校長了。雖然如此，“粉公”仍是渾然一體的“粉公”，上、下午教師和學生隨時調上調下。

還有一個答案，就是：準備作為新課室地址的空地僅可興建三間課室。有一個傳說是教育司曾經要求彭校監將加建的三間課室加建一層，可以多三個課室使用，又可再增六班，而彭校監始終沒答應，是顧慮未來招生困難呢？還是別有原因，這可是另一個“謎”了，可以肯定的，這就是“臨時”課室一“臨”六年的原因。

## (九) 升中之苦

你能夠在四十分鐘內解答八十幾個不簡單的算題嗎？那是十多年前的小學六年級學生在「升中試」中所要做到的。

若干年前的升中試，是汗水和淚水的混合物，現在的小六學生，輕輕鬆鬆的參加一次學能測驗，畢業後便有中學學位等著他們去入學。他們那會想到他們的前輩曾為畢業後的「升中」吃盡了苦頭，每年更有不少的人不得中學其門而入而要放棄讀書。

因為官津中學的學位有限，早期的小學畢業生被迫要作激烈的競爭。最初是要通過「會考」這一關，會考成績好的才有機會升讀官津中學，後來「小學會考」改名升中試，換湯不換藥，升中試考得好成績，才能獲得中學學位。最不公平的是官小的學生可以全部參加升中試，一般的資助小學最初只能選派六年級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五學生與考。即是說，不是官小的學生，其中的百分之卅五一早便被剝奪了參加升中試的資格，被剝奪了升讀官津中學的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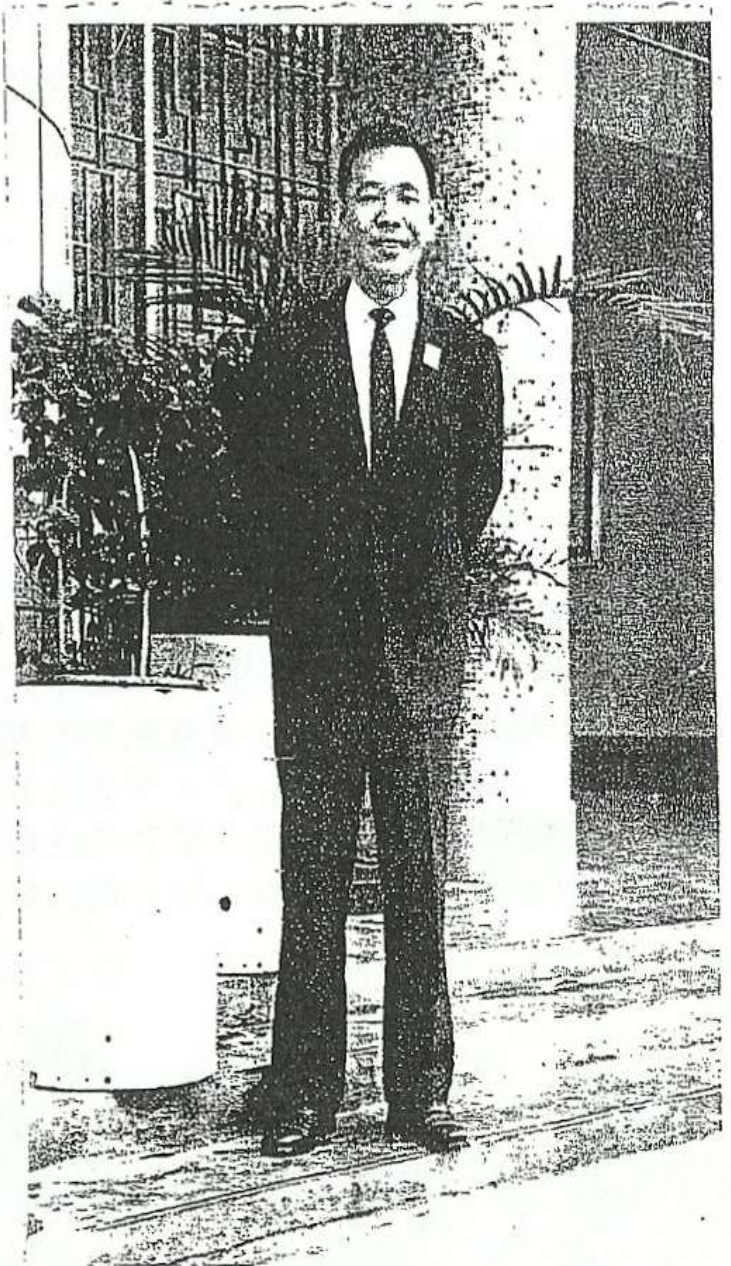
為了抗議這種不平等的待遇，為了爭取良好的校譽，一般的資助學校，除了努力於正常教學外，特別的為六年級的學生進行課外的補習，寄望他們在升中試中取得良好的成績。「粉公」在這方面，可謂先知先覺。最初是在每年下學期開始後為學生補習。後來覺得「補習」的確可以提高學生的成績，於是推前到上學期；再後再推前到暑期中。在暑假期中編定時間，為五升六的學生進行中、英、數三科大補習。那就是說一般的師生在放暑假，五升六的學生卻要繼續苦讀，預定的六年級教師，也只好分期「抖暑」了。

老土由五八年度起連續六、七年擔任六年級班主任和「算術」教師，讀書時代偏好舞文弄墨，少與數字親近，一旦膺此重任，初時不免手忙腳亂，教上不久可也應付裕如。暑假補習的時候，把六年級的課程教了一部份，到了九月開學，便拼命的「趕書」，以期在上學期結束時授完全部課程，下學期一開始便可以全面的複習，利用模擬的試卷不斷的測試了。除了正常的上課，當然要有額外的補習，那時因為沒有空餘的

課室，補習便要在晚上進行，中、英、算三科，恰好分每週兩晚，每晚七時至九時，在這兩小時內，老師講個沒完，學生做個沒完，天熱的時候，暑氣迫人，蚊蟲肆虐，天冷的時候，北風凜冽，寒流刺骨，下課後還要照顧個別學生摸黑歸去，個中辛酸，一言難盡。

升中試考的是學生，從另一方面也可說是考「先生」，作為升中班的算術「先生」，不只要教學生「識想」「識計」，還要想得快，計得快。開首所說的算術試卷八十幾題是不爭的事實，一般的評論是即使由一個大專的理科學生作答也未必可以依時做完，要求一個小六的學生解答全卷豈不是一種虐待？而且其中若干問題並不簡單，例如：甲數比乙數大25%，問乙數比甲數小幾%？（注意：答案並非25%）這一題已經煞費思量了。所以每年的升中班學生在正式考試之前都要提供十五至二十個模擬試卷給他們測試，每次測試是學生作答四十五分鐘，立即交換對答案，檢討成績，解答疑難並提示最直接有效的計算方法，這樣，兩小時的補習時間也就過去了，次次如是，試問這其中包藏著幾多的汗水和辛酸？考試過去了，派位的成績公佈了，學生爭數一、二級，這裏也就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後來，全部的小六學生可以參加升中試，教師仍然在努力替學生補習，再後來升中試變了學能測驗，教師總算鬆了一口氣，可是學生們不必為升中學學位發愁，教師們卻又為學生的不求上進添一新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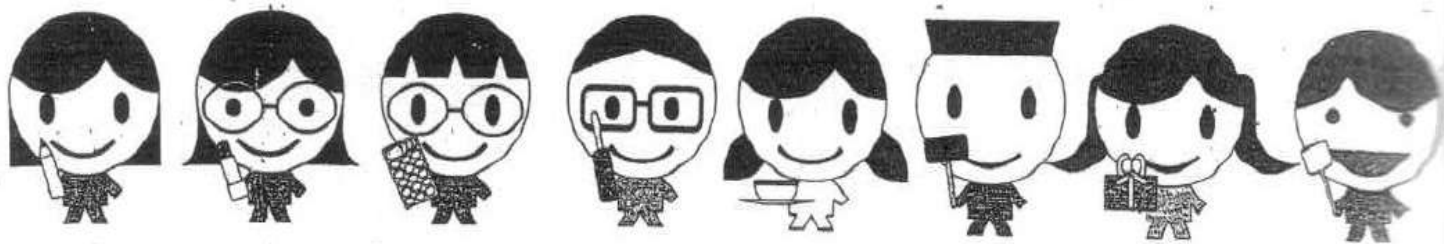
## (十) “分人” 妙著

有個故事說，從前有兩兄弟的父親死了，遺下了一些物產，卻沒有遺言。族中父老替他們分遺產，怎樣分他們都不同意，說父老偏袒對方。後來找到鄉中的一位智者。智者說：「讓他們自己分吧！可以由兄作主把遺產分成兩份，然後由弟先行選取其中一份。或者由弟作主分成兩份，然後由兄先選一份」。就這樣，兩兄弟再沒爭議分好了遺產。

粉公上、下午校兩兄弟也曾遭遇分家的問題，不過所分的不是“物”而是“人”。話說當年港英時代，官津中學的學額有限，僅可容納官立小學的畢業生升讀，官小的畢業生通過一次會考(後改升中試)，以會考的成績來決定分配到那一間官津中學，其他津貼(資助)小學的畢業生只能望門興嘆。當然也有一些私立中學(書院)可供選讀，不過學費就貴得多了。

時代向前進展，小學學校日多，畢業生多了，社會要求官津中學開放大門的呼聲日高，政府不得不順從民意，容許若干津貼小學的畢業生參與會考，但以該校的畢業生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五為限。作為試點之一的粉公，為了爭取校譽，把上、下午校高年級學業成績較佳的學生集中在上午校上課，以便六年級學生上午上課之後回家休息自修，晚上七時至九時返校補習。所以，好幾年粉公只有上午校的畢業生參加升中試。後來政府明令頒布，所有小學的畢業生都可參加升中試，有機進入官津中學大門。怎樣讓下午校有個像樣的班底來參加升中試呢？通過高層的協商，以均勻上、下午校畢業生的程度為原則，把上、下午校五升六的學生的學年成績名次列出一個總表，根據這個總表來“分人”。開始由上午校先選(第一名)，下午校後選(第二名)，跟著下午校先選(第三名)，上午校後選(第四名)，又輪到上午校先選。這樣先後互相交替直到最後為止，然後編班，各自進行教學補習，參加升中試。

就是這樣，粉公上、下午校正式的分了家，招生時編定班次後，不再調上調下，各自的發展，爭取好成績。只有參加校際運動會例外，仍然是以“粉公”的名義參加，獲得獎項無數。



## (十一) 三朵金花 (三胞胎姊妹)

你見過真人雙胞胎嗎？可能見過的。你見過真人三胞胎嗎？可能沒見過了。

“粉公”曾經有雙胞胎學生，是彭家大明、小明兩兄弟。“粉公”也曾有過三胞胎學生，那是葉熒敏、葉熒芝、葉熒慧三姊妹。

說起來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招生入學時，有一位葉太太帶著她的三個寶貝女兒前來報名，看她們是一樣的容貌，一樣的衣著，問起來知道是罕見的三胞胎，值得同情的卻是單親家庭。不用說立即錄取，而且把她們編在同一個班上課，以便她們的母親查看功課。這樣，母親是方便了，班主任就煩了，好一段時間才弄清哪一個是老大，哪一個是老二、老三哩！

三胞胎在校，應該是很聳動的，可是，同班的同學也許是因為年紀小，不大懂孖子、孖女的事，所以對她們沒多在意，老師們和其他班級的同学見慣了，也沒多在意，所以她們可以和其他的同學一樣，平平和和的讀完小學，畢業離校。兩、三年前，我在祥華邨偶然碰見了葉太，一番寒暄，知道她們都已讀完了中學，找到了職業，也找到了所愛。我在這裏祝福她們人生同樣的美滿，同樣的幸福。





## 十二) 外國學生

現實需要，“粉公”現在每年都收取大陸的學童入學，這是好事。說起來，“粉公”從前還收取過外國留學生哩！

不記得是那一年了，一個駐守芬園總部的巴籍“沙展”帶著兒子坐警車來到“粉公”申請入學。問他為甚麼不讓兒子入讀巴童學校，他說自己長居香港，兒子將來也會在香港發展，要學本地話和中文。那為甚麼選擇“粉公”呢？他說，因為“粉公”辦得好，遠近知名，自己又住在芬園。就這樣，“粉公”有了一個外國留學生。他的本名是“穆罕默德”，我替他改了一個中文名叫“慕漢德”，切合語音兼有仰慕中華文化的意思。

他在“粉公”呆了兩年，並沒讀完小學。在校時和同學們相處融洽，因為同學們對他一視同仁，不搞種族歧視。

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從宿舍乘單車往聯和墟，在海關附近給警察攔住，說我的單車沒開車頭燈，違例要罰。和他們的阿頭一打照面，原來是慕漢德的父親，他一見是我，立即喝止同僚，猛叫“鎖你”(Sorry)向我道歉，揮手曰“去”。就因這事，我記住了這個外國留學生，相信他現在已經長大成人，就不知道他還記得替他取名的老師否？

繼慕漢德入學後，還有一個叫簡淑貞的印籍女童前來入學，一直讀到六年級畢業離校，現在怕已“綠樹成陰子滿枝”了吧。



### (十三) 粉公出品

“粉公不是一間好學校，是一間非常、非常好的學校”。這是在2011年粉公送別區杞森校長的畢業禮上說的。在這裏，我換個說法：「粉公出品，必屬佳作」。意思就是，從粉公出來的，都是“好樣”的。

我不是信口開河，粉公新校建成到現在已有54年，曾在粉公學習的人少說也在五千人以上，見得到的，聽得到的，盡是一些博士、專家、醫生、律師、工程師、大商家、議員、教師，作為社會的中堅分子，可沒看過、聽過有為非作歹、禍害社會的人。事實雄辯地說明了“粉公”教育的成功。

成功不是偶然。法國文豪福樓拜說過：「成功不是目的，而是結果。」的確，粉公的成功，是粉公教師和學生共同努力的結果。一向，粉公教導學生，有四個中心指標：「勤學業，重整潔，守秩序，有禮貌」。讓學生在勤修本業，學習生活必需的知識和技能的同時，養成良好的生活態度，將來融入社會，享受群體生活。依循這個理念，教師循循善誘，學生孜孜求學，加上家庭的合作，於是創造出豐碩的成果。

事實上，初期的粉公學生，絕大多數是農工子弟，家庭環境和經濟條件比起市區學生，差得多了。一般作為兄、姊的除了幫手打理家務，還要照顧弟、妹，根本沒有充足的時間自修溫習，難於要求他們有甚麼好的表現。可是透過老師和本身的努力，粉公學生在歷屆升中試屢創佳績。就以第八屆(1964-1965)畢業生為例，有李燕庭、李漢光、馬漢德獲派皇仁中學，羅汝蓮入伊利沙伯中學，梁豔卿入港島半山聖心女子中學。其他都獲派市區有名中學。李燕庭、李漢光、馬漢德和羅汝蓮四人由我以班主任名義，以品學兼優，家境清寒為理由向校方申請獲准免費入學，更有校友何佩明之女鄧穎施，校友麥林榮之子，周炳炎校長女孫周靜子都是粉公畢業的學生，同一年在英國劍橋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傳為一時佳話。回顧粉公現在校董會成員，絕大多數出身粉公，事實擺在眼前，不必我多加嘍舌了。

“桃李無言，下自成蹊。”何需再說甚麼。

## (十四) 善與人同

“粉公出品”一篇說到粉公出來的畢業生大都成為社會中堅分子，服務人群，造福社會，這當然是出自他們個人努力的結果。我認為和他們小時候在粉公日常接受的公民教育也不無關係。

學校是培育人才的，培育人才不僅是傳授知識技能，同等重要的是品德的陶冶，生活態度的培養，期待學生們將來成為具有個人完整人格而又能融入社會和別人和諧共處的人。所以粉公除課業外，非常注重課外活動：在校內開設興趣小組經常舉行學術比賽，更加鼓勵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及假期參加校外公開性的文娛活動；特別是社會公益慈善性活動，如公益金百萬行、賣旗、清潔公眾場地等等。

不可不提的就是粉公學生每日進入課室之前集隊時，負責集隊老師多會對學生的表現作出讚揚、批評、提點，雖是短短的幾句，相信一定會對學生產生醇化作用，促使學生明辨是非，完善人格。我記得有一年將放暑假，有一位應屆畢業生家庭發生極大變故，母親因交通意外身亡，父親又身罹殘疾，不能工作，生活頓然陷入窘境，更不要說升中了。我將這事向彭鏗然校監一說，他立即捐助殮葬費五萬元，並且應允資助那個同學升讀中學。我在集隊時宣佈這事，老師、同學、家長紛紛響應。雖然款額不多，已經充份表現出大家為善的心意和互助的精神，極大程度對學生心靈的塑造產生深遠的影響。

鏗然校監雖已作古，遺愛永在人間。健存於世樂於助人的還有王淑雲老師，不少家境欠佳的同學得到她的資助，才能完成學業，享受人生，只是她為善不求人知，所以也只有受助的人心存感激而已。

我寫這些好人好事，衷心敬佩，更加期望粉公校友，毋忘學校和老師的培育，把達己達人的精神發揚光大，更好服務人群。善哉！善哉！

## (十五) 周公送鵝

師生分頭去旅行 青山寺中聞笑聲  
青山灣水深千尺 不及周公送鵝情

話說有一年，“粉公”全校大旅行，分低年級組、中年級組、高年級組三組分頭出發，低年級組由下午校周炳炎（周公）校長領隊，目的地是沙田馬場彭福公園，高年級組由上午校吳源順校長領隊，目的地是青山半山的青山寺。我和吳校長同行。

大約上午十時左右，我們到了青山寺，瞻仰大雄寶殿，尋訪杯渡遺跡，前院後山遊覽一番。是休息進午餐的時候了，有學生前來報告：白酒、燒鵝交給誰？吳公和我相顧愕然，那來的酒和燒鵝？問清楚了，才知道是周公擺了大「烏龍」，把他買的應該帶到彭福公園給自己享用的酒和燒鵝錯交給學生帶來了青山。吳公和我不禁捧腹大笑，大笑之後，解開燒鵝紙包，飽餐一頓，一邊食，一邊想，不知周公現在怎樣了？彭福公園可沒糧水可買呀！想必跟他一起帶隊的女同事會「打救」他吧！

下午五時左右，所有隊伍都回到了學校，我見到了周公，忍俊不禁，拿過紙筆仿照李白贈汪倫詩寫了開首那首打油詩送給周公，幽他一默。周公笑罵我衰仔，得了便宜還賣乖。

附李白贈汪倫原詩

李白乘舟將欲行 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倫送我情

## (十六) 旅行驚魂

這是粉公旅行故事的另一章，是我的校長生涯的一劫，驚心動魄，至今猶有餘悸。

某一年，“粉公”全校大旅行要搞搞新意思，全校都到海洋公園去。這事可真不簡單，全校員生千多人，加上隨行的家長，少說也要旅遊大巴廿多部，單是租車已是一大麻煩。再說，海洋公園那麼廣闊，危險的玩意那麼多，怎生保證學生的人身安全，更加令人頭痛。

自古成功在嘗試，多大的艱難都要試一次。首先發信給家長，徵求他們的同意，並請隨同前往。再三叮囑學生，到時緊跟班主任，絕對不可私自離隊，出發之前要準備好糧水，穿著整齊的校服。入場之後不可亂拋紙物，保持場地的清潔。隨時隨地展現“粉公”的風采，博取遊人的讚美。

旅行日到了，車開了，海洋公園到了，排隊進了場，分別由班主任帶領活動。看來，一切都順利；想不到的，老天爺竟和我們開玩笑，淅淅瀝瀝下起雨來，遊人爭相走避；頓時雞飛狗走，秩序大亂。我四處找老師學生，走到過山車車站，忽然空中霹靂一聲，電光一閃，過山車不動了，倒懸在半空中。有人驚呼，有人哭號。旁人告訴我，有“粉公”校徽的學生在上面，這一下把我嚇呆了，五內如焚，不知怎生是好。我是無神論者，這一刻我只能祈求大自然快點結束這場遊戲。天可憐見，也沒等太久，過山車動了，車上的人兒平安地落到地上。這短短的一剎，我彷彿已經過了十年，自己也老了十年。

感謝同事們，平日教導有方。感謝家長們，盡心盡力幫忙，細雨中，混亂中把失散的羊兒都找了回來，趕上了旅遊巴，一個也沒少，一個也沒傷，安然的回到了學校，大家下了車，列隊再點人數，然後解散，各隨家長歸去。看著他們離開，我陡然覺得他們是格外的可愛，連昏暗的天色也變得明亮起來。

## (十七) 非法入境

“粉公”新校是在一片長著稀疏果樹的荒涼菜地建起來的，粉嶺村人築有籬笆，用來存放柴草，或者種點菜蔬，平日疏於打理，野草叢生，荊棘遍布，曾是蛇蟲鼠蟻活動的天堂。新校建成後，這些原居民戀戀不肯離去。特別是蛇，不時白天出沒在校舍周圍，甚至侵入廁所、農場、新課室、禮堂前面草地，在課室屋頂瓦背產卵。有兩次，我就和這「非法入境者」不期而遇，大吃一驚。

有一天，第一次小息時間，同學們在足球場、集會場玩得正歡，一條長約三四尺烏黑色的蛇從農場（現在的行政大樓）那邊蜿蜒游來，有些同學見了，大聲喊叫“蛇！蛇！蛇！”其他同學聞聲而至，齊來追打，那蛇沿著足球場邊的小樹叢急竄而逃，同學們緊追不捨，把牠趕入現在旗桿附近石板下的水溝底。我來不及喝止同學，上課的鐘聲響了，同學都回課室上課去。我叫了幾個校工，扯起石板，把蛇打死，送到垃圾焚化爐去。幸喜那蛇不是毒蛇，不然恐怕有些同學要受傷了。

第二天集隊早會時，我就這事切切告誡學生，日後遇見蛇類，立即報告老師，由老師處理，千萬不可私自追打，招致危險傷亡。

附註：英國一位派駐香港的官員，公餘研究香港動植物，寫了幾本書。其中講到香港的蛇，大約有一百二十多種，大都是無毒的，有毒的只有六種，包括眼鏡蛇（飯鏟頭）、青竹蛇、金環蛇、銀環蛇、海蛇等。最毒是海蛇（慢舵蛇，可以做藥，治風濕）。粉嶺出現的毒蛇是青竹蛇、眼鏡蛇、銀環蛇，毒性都很劇烈。



## (十八) 花木舊夢

我國在國民黨統治時代，政府把中山誕辰定為植樹節，每年舉行全民植樹活動來紀念孫中山先生，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活動，香港在英國管治時代也有推行這項活動。

某年的植樹節，彭富華校監心血來潮，向漁農處領來一批樹苗，包括洋紫荊、木棉、影樹、紫薇等等，在校園裏栽種，教師每人手植一株。記得我種的是木棉，地點就在現在的停車場中間部位。“粉公”本來就花木繁茂，除了原生的荔枝樹外，還種有杉松、夾竹桃、黃蟬、黃槐、雜色薑花、“妹子蘭”等等，現在加上植樹活動帶來的花木，校園就顯得更加多姿多采了。每當春夏，清風吹來，綠樹婆娑，花香暗送，小鳥吱喳，粉蝶踟躕，置身其中，藏修息遊，不亦樂乎。

俗語說，好景不長，經過一段時日，“粉公”花木遭逢一場浩劫。了解到種在足球場邊的夾竹桃和黃蟬飽含毒素，足以影響人體健康，只好全部鏟除、種在校務處和校長室窗外校舍中間草地中央的杉松，日久蟲生，枝桠低垂，搖搖欲墜，吳校長當機立斷，通知漁農處前來加以處理。換上的印度橡樹，後來也因樹根橫生，地面爆裂；對校務處和校長室安全構成威脅，結果都要斬去。至於教師們種的樹，有些死去，有些斬掉，連那高大的木棉樹都不能倖免，只剩下新課室前面的影樹存在。正是「昔日“英雄”無復見，空留影樹照天紅」。

這樣，得來的會失去，失去的會再來，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這是大自然顛撲不破的規律。花木如此，人事何嘗不然？「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生生不息，永不停步，這就是生命的真諦。

- 附註：（一）夾竹桃葉似竹，花似桃，所以叫夾竹桃，  
（二）木棉樹樹幹高大，雄視群木，又叫英雄樹。

## (十九) 金禧追憶

1986年是“粉公”成立五十周年，“粉公”舉行了盛大的慶祝金禧典禮。這是當年北區學界的一件大事，甚至可以說是全新界學界的一件大事。因為“粉公”請到了當時的布政司（即現在的政務司）鍾逸傑爵士主持這個典禮。以布政司之尊去主持一間鄉村小學的某項典禮，你能說這不是大件事嗎？雖然典禮當日鍾逸傑爵士臨時因為港府另一件大事不能前來，他還是委託當時的新界政務署長許舒博士前來主持，並特別聲明是替他主持的，金禧特刊說由他主持絕對沒講錯。事實上，特刊早已印好，臨時要改也沒可能。

結合1955年港督葛量洪爵士率同教育司高詩雅總視學官袁國煊前來舊校思德書室巡視，拍照留念，接受新校模型，和布政司答應來校主持慶典這兩樁事，可以說“粉公”一向受到當局的重視，十分畀面。

人家“畀面”，自己可不能“丟架”。所以86年開始“粉公”就進入緊急狀態，展開籌備工作，先開校務會議，決定工作項目、要點、分配人手，分頭負責，全力進行，並定期開會，檢討進度，隨時調整。

我主要是負責特刊的編印。首先，是向海外的老師、校友，本港的校友、學校的老師、同學徵稿，收到稿件，略加潤飾，然後送去排版。因為承印的是新報，新報的老闆是彭鏗然校監的老友，他對校監言明只幫忙印刷，不負責排版。我只好找到校友翁世才，請他幫助設計、排版。當年，他住在尖沙咀寶勒巷，從事美術設計，替電影院搞大海報和報紙的廣告，工作很忙，我只能在他工餘時間送文稿到他家裏去給他編排，通常是在下午五時過後，他編排好了，由他送去新報，印好樣版再給我「校對」，然後落實付印。這樣，我一天一天的往他家裏跑，晚上九時過後才回家，一連半個多月不止，疲倦不堪。當然，我知道他比我更疲倦，而且這工作是無償的，只在我帶他去見鏗然校監時，校監在尖東某酒樓請他吃過一次晚飯而已。說起來，我對他是萬分的感謝，是為我自己，也是為“粉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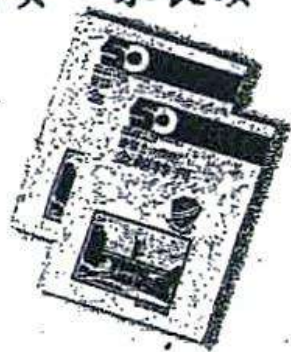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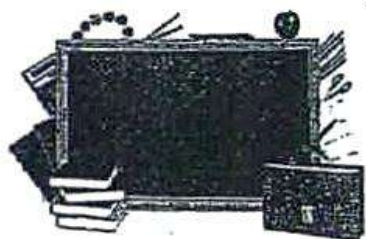


絮絮說來，我不是訴說自己的辛勞。事實上，所有的同事都在為“金禧”忘我地工作著，辛勞比我不遑多讓。看看典禮當日學生的課業展覽就知道了，貼滿學生課業的展板，擺滿了課室和禮堂，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瀏覽一週，我欣賞，我驚嘆。心裏說：同事們，有勞了，謝謝！同學們，你們真叻！

“粉公”歷年各項典禮，都作低調處理，為甚麼“金禧”慶典要大張旗鼓呢？我得老實承認，這是我存心作大的。因為我察覺那時的“粉公”好像失去了新校初時的銳氣，面臨附近新校日多，有必要搞搞新意思，給教師給家長來一點刺激，讓社會人士重新認識“粉公”。我將這用意向彭鏗然校監一說，鏗然校監立即同意，並且表示：既然要搞，何妨搞大一點。所以，來了布政司主禮這一招。事實證明，這一招真奏效，為“粉公”注入新的活力，不然，“粉公”早就陷入縮班的漩渦了。

典禮當日，盛況空前，四個大紅燈籠高懸校門，彩旗串連，迎風招展。天公做美，陽光燦爛，賓客到場，氣氛熱烈。典禮由始至終，一切按照預定程序流暢進行，一切正如預先設想圓滿完成，家長滿意，嘉賓讚賞。直到典禮結束，嘉賓離場，我和同事們才真正鬆了一口氣。可以說，一切的辛勞都得到了報償。我為自己慶幸，也為同事慶幸，有這難得的機會為學校盡力，發放最大的能量。現在每一想起，總有一絲絲苦味，夾帶著無限的溫馨。

附註：“金禧特刊”於金禧慶典當日派送，甚得嘉賓、家長讚賞。中文大學也曾來信要求送贈兩本。



<p>1986.12.12 (星期五)</p> <p>上午 11:30 舉行慶祝金禧典禮</p> <p>張清布政司 鍾達傑爵士主禮</p> <p>下午 3:00 文娛表演</p> <p>康樂展覽</p>	 <p>FAN LING PUBLIC SCHOOL</p>	<p>1986.12.15 (星期一)</p> <p>下午 5:30 足球表演賽</p> <p>影視明星隊對校公選球隊</p> <p>(粉嶺區城市球場足球場)</p>
<p>1986.12.13 (星期六)</p> <p>上午 9:00 - 下午 1:00</p> <p>開放校舍課業展覽</p>		<p>1986.12.12-1986.12.20</p> <p>上午 9:00-12:00</p> <p>下午 2:00-5:00 星期日 日全外</p> <p>香港博物館學校設計文物展覽</p>

**GOLDEN JUBILEE CELEBRATION**  
**金禧慶典**

- 12 日典禮之前由皇家輔警樂隊演奏迎賓娛客。  
典禮完畢，在籃球場自助午餐款待嘉賓。午餐後有文娛表演。
- 12.13 一連兩日開放校舍作課業展覽。
- 15 日下午在粉嶺大球場舉行足球邀請賽。邀請影視明星足球隊與本校校友梁能仁領軍的校友邀請隊對賽，並請香港電台何鑑江先生即場評述賽事。
  - 港台全場轉播。開場前由英女皇第六嘍喀來福槍兵團風笛隊演奏助興。
  - 多位影視紅星到場打氣。
- 12 至 20 日香港博物館在大禮堂舉行歷史圖片展覽，一連九天。





典禮當日校友來訪



## (二十)鑽禧感懷

欣逢「粉公」鑽禧年，喜見「粉公」煥新姿。

二零一一年是「粉公」「鑽禧年」，初冬十二月，風吹菊花黃，  
「粉公」校園一片喜洋洋，同慶「鑽禧年」，共祝好時光。

我是「粉公」的一員老兵，一九五零年四月來校服務，一九九二年七月退休，在這裏度過了半生歲月，消磨了一生青春，到今天，所有的榮辱已變成遙遠的回憶。四十二年如一夢，夢醒無怨無悔。因為我知道，我已經找到了人生的意義，沒枉費此生。

我也知道，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永遠向前的，一個時代的結束，就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粉公」曾經盛極一時，也曾經遇到一些困難，但在校長和老師們的努力下，逐樣逐樣的解決，一步一步的走過，可以看到的，現在的「粉公」校園環境清幽，校舍煥然一新，教學資源豐富，教師更加專業，朝氣蓬勃，生機活現，風采更勝當年。

雖說一家人不說兩家子話，我仍要代表已經離校的老師向在校的校長和老師說聲多謝，多謝你們為「粉公」付出的努力，把「粉公」塑造成如此美好。更加期待你們日後為大家帶來更多的驚喜。敬禮！

青山不老，綠水長流。祝願「粉公」煥發青春，與時俱進！乾杯！

2011年11月15日



1951 聯和圩球場



2012 3月 思德書室

## 後記

時光流逝，歲月催人，“粉公”建校到現在已經七十五週年，昔日芳菲少年，亦已垂垂老矣，令人感嘆。

十一月中旬，李校長打電話給我，請我為粉公鑽禧特刊寫點東西。說到舞文弄墨，我從來不妄自菲薄，只是青春不再，縱使昔時夢筆生花，倚馬千言，現在也已江郎才盡，健筆成了禿筆，還能寫點甚麼？不過，這是“粉公”大事，自己又是看著“粉公”新校建立一直茁壯成長碩果僅存的老臣子，怎都要盡力而為。所以當日就寫了一篇賀辭，附上舊作散文詩“信念”一篇回校交卷，恰巧在學校大門碰上校友黃乃平太平紳士，乃平請進午餐，極為豐盛。席上談起“粉公”往事，我回家後，抄抄書櫃，發現舊相一批，一看之下，浮想聯翩，文思泉湧，於是下筆疾書，一口氣寫成六、七篇“粉公”舊事，意猶未盡，再斬三兩，湊成十足。心想，既然花了一番心血，何不編印成冊，讓關心“粉公”的人對“粉公”有另一面的認識，讓校友們打開塵封記憶，重溫童年情懷。再說，對自己也算有個交待，那就是「烈士暮年雄心在，不許人間笑白頭」。

有一點要說的，就是事隔多年，只憑記憶寫來，或有不盡不實之處，況且倉猝成稿，修辭造句，難免粗糙，大家就當“白頭宮女說玄宗”，姑妄聽之吧！

感謝何澤韶老師對本書若干字句作出修正，  
感謝下列校友支援本書的出版。

彭淑芳	馮展虹	陳鵬東	黃嘉麗
彭婉文	鄔舜輝	梁劍平	黃嘉文
彭少君	謝愛蓮	潘芳婷	陳嘉敏
彭浚禧	吳詠欣	曾冠源	潘子敬

2011年12月10日

鄭家瑞

1955.5.16. 港督葛量洪爵士 教育司 高詩雅 巡視粉公

督憲葛量洪爵士教育司高詩雅先生巡視粉嶺公立學校攝影留念



(由左至右) 後排：林鈺珍 周玉屏 鄭家瑞 凌遠揚 王桂昌 麥寶屏 余雅菁 羅雯秀  
 前排：周炳炎 彭水業校董 彭子康校董 教育司高詩雅 港督葛量洪  
 彭富華校監 總督學袁國煊 彭毓新校董 梁榮耀



藍芳煜歡宴文化界油麻地敦煌酒樓  
 一九七八年一月九日

P. 30



區杞森主 任  
 麥寶屏主 任  
 羅永忠副 校長  
 區維樑校 長  
 彭鏗然校 監  
 鄭家瑞校 長  
 黃寶琮輔 導主任  
 何澤韶副 校長  
 蘇惠娟主 任  
 聶鳳儀主 任



1986/87年  
 上午校 度  
 教師合照

(由左至右) 後排：李湖妹、張曼理、潘景雯、周鼎勛、伍俊湘、麥寶屏  
 何佩明、許麗端  
 前排：廖瓊新、黎佩雲、彭麗萍、羅永忠、鄭家瑞校長  
 區杞森、黃綺靈、李淑儀、吳曼華

86  
 /87年度  
 下午校  
 教師合照



(由左至右) 後排：何瑞明、包賽琴、王淑雲、劉慧玲、霍婉儀、吳本雅  
 姜紹芬、陳適慧、劉崑玉  
 前排：鄭國昇、譚景衡、陳雪馨、蘇惠娟、區維樑校長、何澤韶  
 聶鳳儀、朱廣霖

一九八八年冬





一九九二·七月  
畢業禮後惜別



1971年11月  
元朗公庵野餐



1977年12月 肇慶 星湖 天柱峯上



1978年1月 荔枝莊 明愛青年營



塔門



吉澳

P.35



1980年  
旅英校友回校訪問

1982

大山與山塘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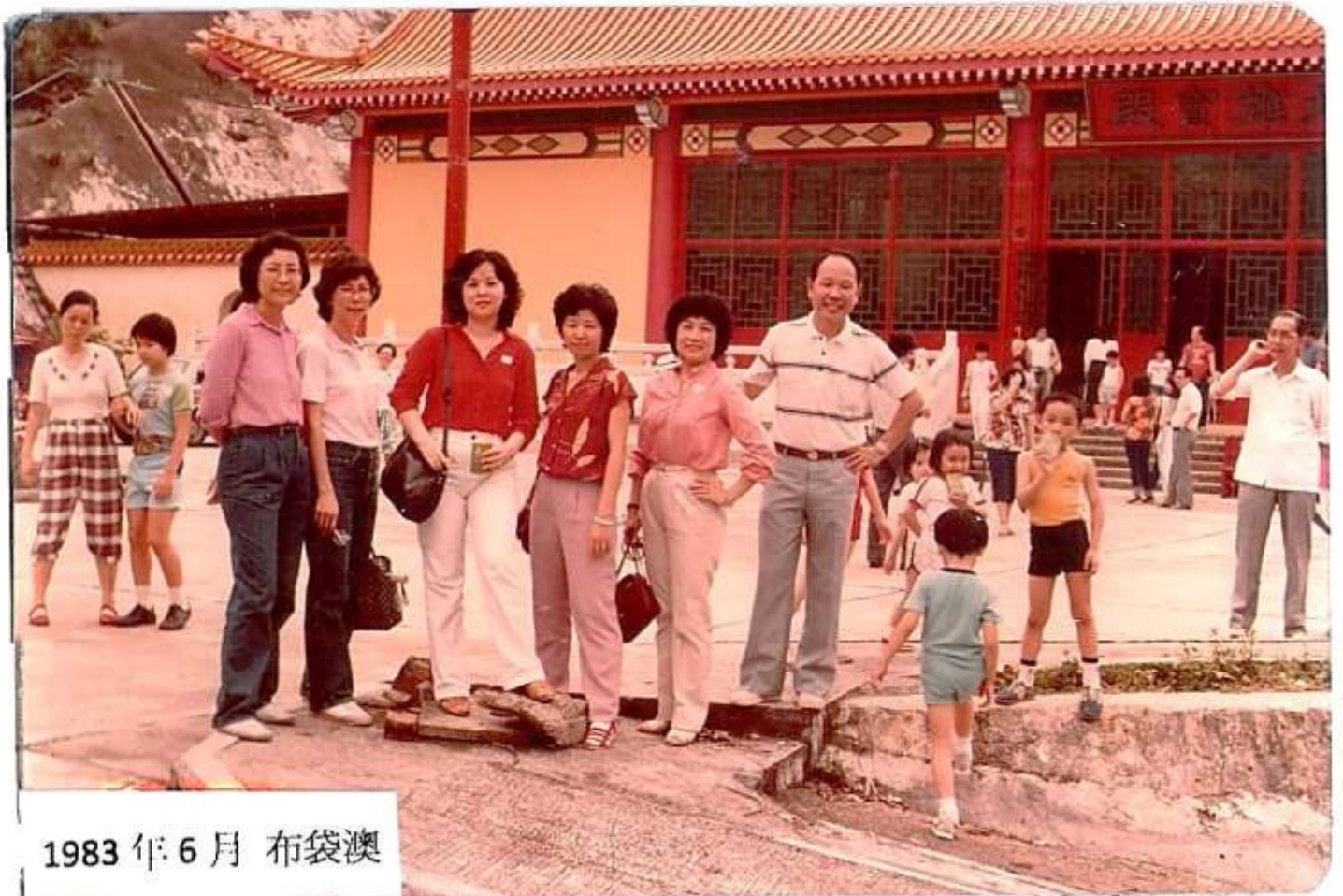
太古公司度假屋

P. 37





982 麥里浩夫人度假村 (宿營)



1983年6月 布袋澳

1981. 7月 惠州西湖



1984年  
夏月  
深圳  
西丽湖



1984年 虎門



1984年 蓮花山燕子岩





1986年3月 珠海



1986年3月 澳門



一九八七年 香港山頂公園



一九八七年 香港山頂公園



1987. 11

深圳石岩湖



一九八八年七月





廖琼新  
區杞森

1991年  
北區學界運動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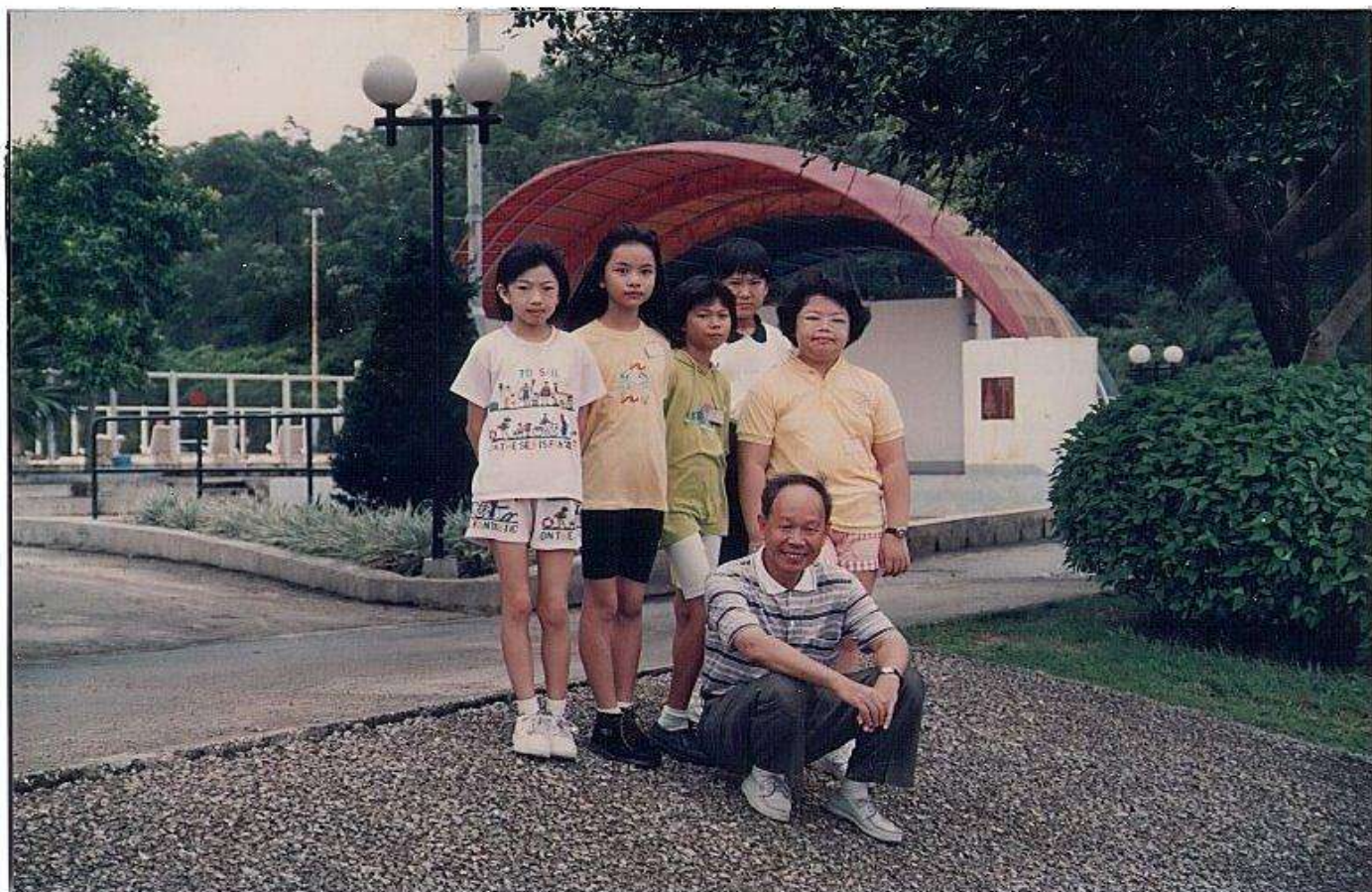
伍俊湘  
蘇惠娟 鄭家瑞

1991年6月 北區環遊活動





1992 年 畢業生 北潭涌保良局度假營(宿營)



第 33 屆畢業生聚餐



第 35 屆畢業生參加鄭校長生日餐舞會(2008 年 11 月)



1994年12月4日校友聚會



2007年3月9日校友聚餐(沙田)







## 修訂後記

“粉公情思”(原版)匆匆付印，錯字頗多，熟思之後，決定予以修訂再版。修訂本除改正錯字外，特將“教學觀摩”一篇併入“新校新猷”之內，加入舊作“粉公頌”一篇和新作“前言--我與粉公”、“舊校春秋”、“「思德」「入德」”、“一校三公”、“雲台點將”、“與子同袍”、“與鬼為隣”、“粉公出品”、“善與人同”、“鑽禧感懷”十篇，補充歷史照片多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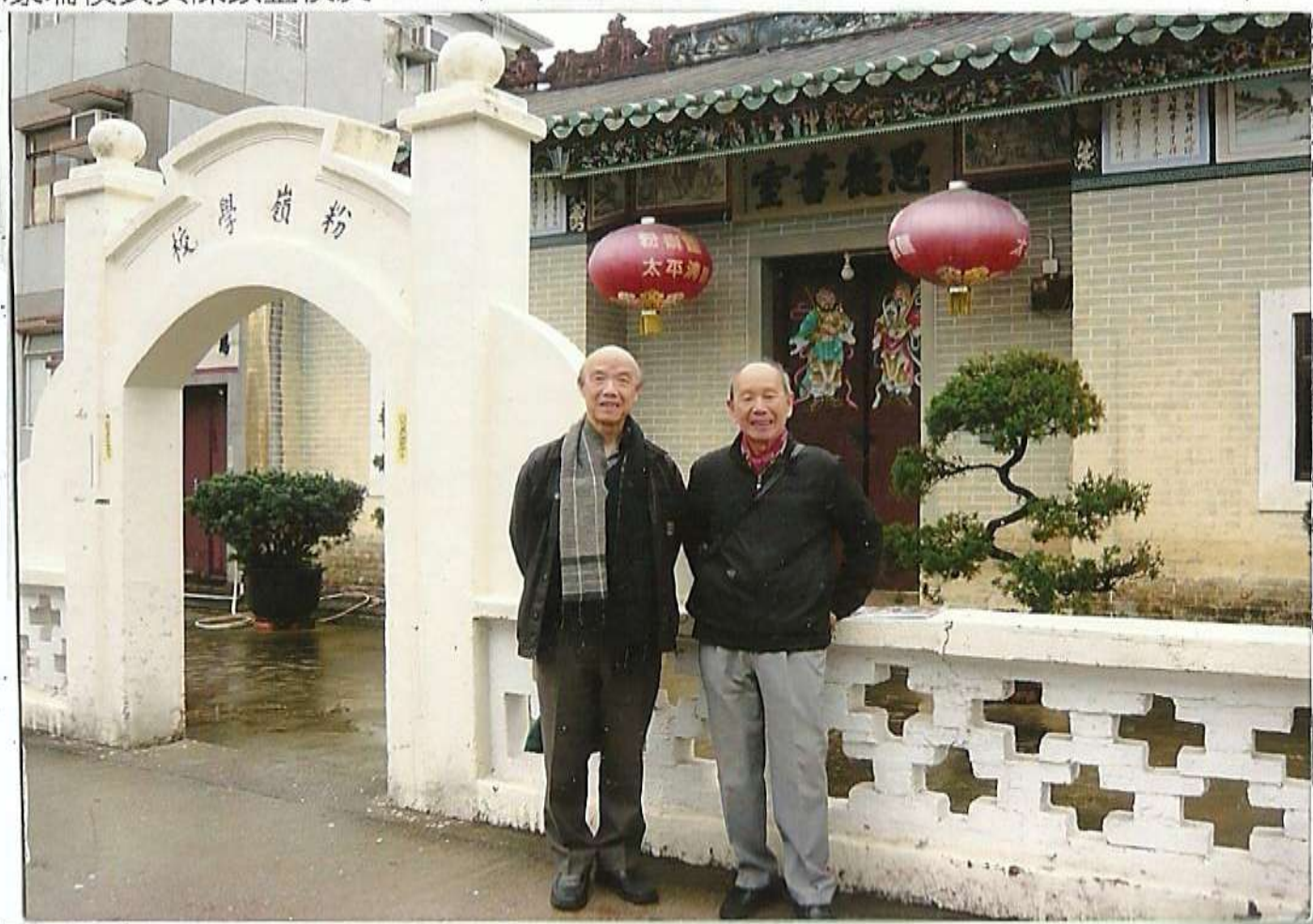
在這裏，我除了感謝校董會支付出版費用、校友陳志成幫忙部份排版外，特別感謝陳鎮鑾校長的大力支持，沒有他的協助我不可能放心地寫了一篇又一篇，把修訂本順利完成出版。

陳校長是粉公“思德書室”時代的校友，1950年我到粉公的第一堂課就是在他三年級那一班上的，想不到他後來也投身教育這一神聖事業，在官立小學服務34年，曾任港島李陞官小上午校校長和新界元朗官小上午校校長。

他在元朗官小上午校任滿之後，退而不休，經常參與社會公益工作，練舞健身，也就是他來社區會堂練舞，我和他時有見面，得到他的協助，完成這本刊物，謝！謝！

鄭家瑞校長與陳鎮鑾校友 2012年2月攝於思德書室前

2012年3月



1952年 師生旅遊 大埔 桃源洞



陳鎮鑾校友 1951年攝於大埔桃源洞

